

常新港 |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Shengxiu
dehaizi
生锈
的
孩子



常新港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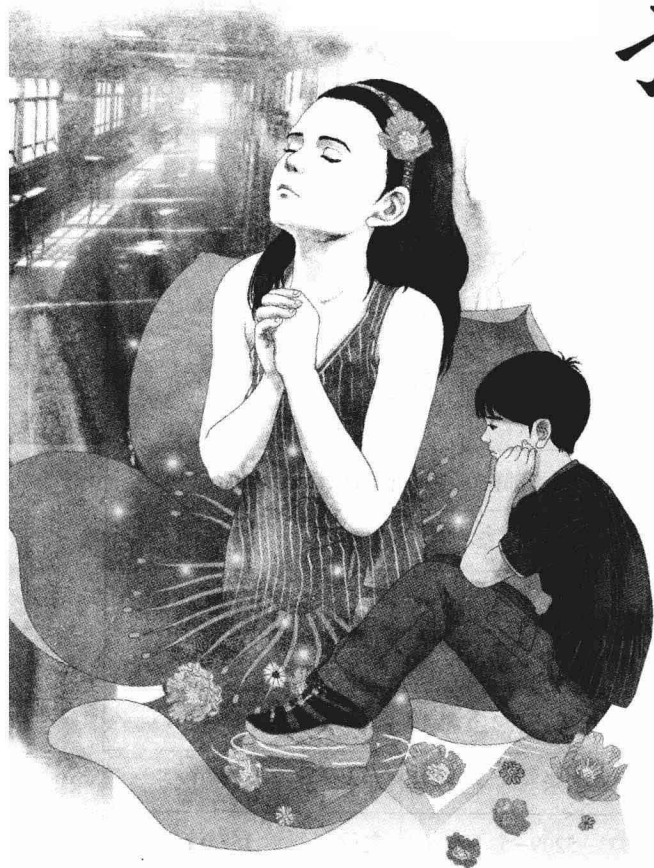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常新港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Shengxiu de haizi
生锈的孩子

常新港 著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生锈的孩子 / 常新港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7

(常新港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3-5209-5

I. ①生...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914 号

书 名	生锈的孩子		
©	常新港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	10	字 数	7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5209-5	定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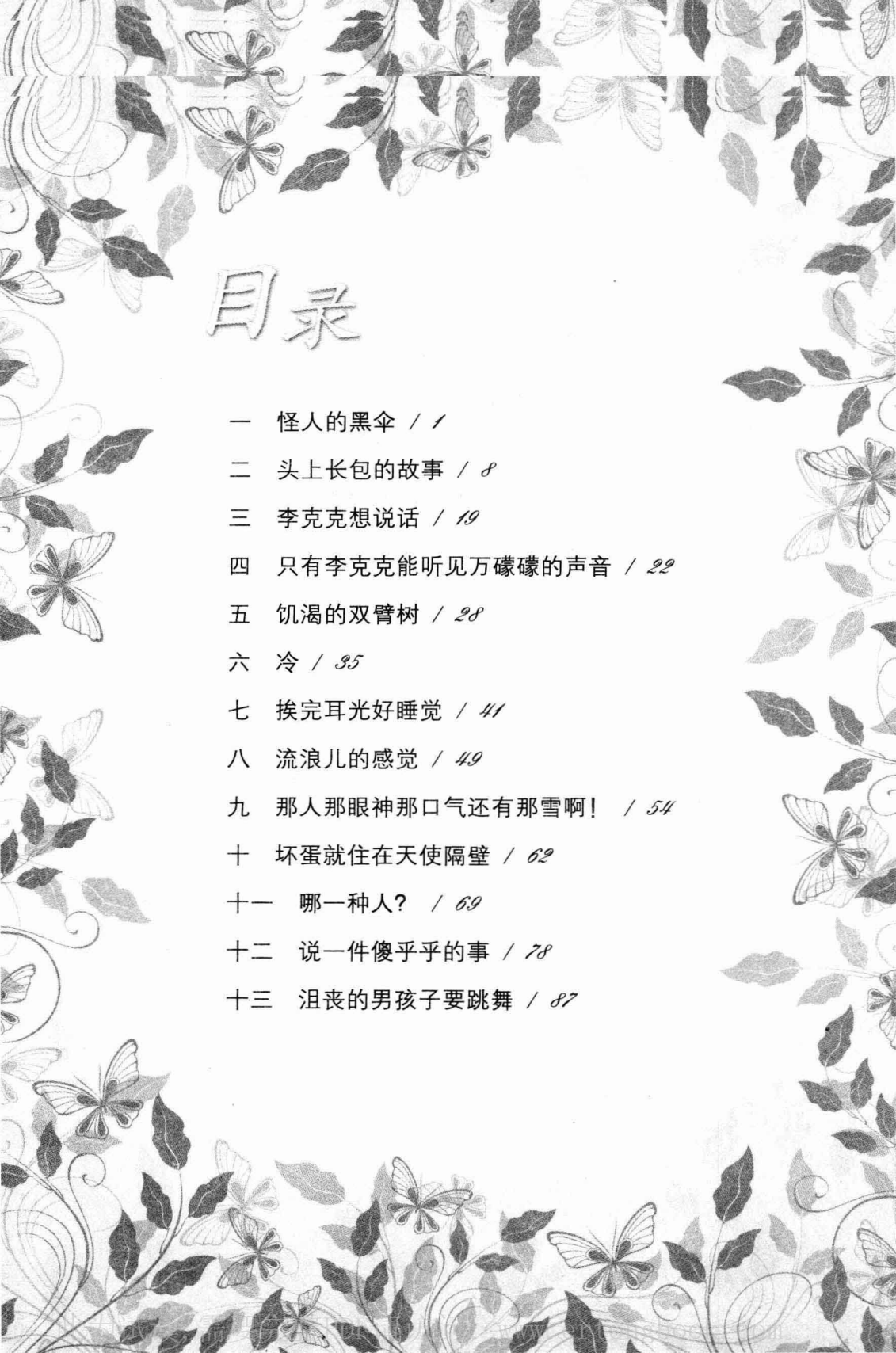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Nei rong jian jie*

这是一部幻想小说。

一个叫万礲礲的男孩，经历了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童年。在家里，他有一个粗暴的继父；在学校，他的班主任是一个扔铅球的粗暴的运动员。他的成长既在我们的想象中，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万礲礲面临的不幸，也是许多中国孩子的不幸。

有一天，男孩有了一个机会，他让继父和班主任都变成了他的学生，他成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他会怎么做呢？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page,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butterflie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black. The butterflies are of different sizes and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border, some appearing to fly towards the center. The leaves are elongated and pointed, with some showing detailed vein patterns.

目录

- 一 怪人的黑伞 / 1
- 二 头上长包的故事 / 8
- 三 李克克想说话 / 19
- 四 只有李克克能听见万礅礅的声音 / 22
- 五 饥渴的双臂树 / 28
- 六 冷 / 35
- 七 挨完耳光好睡觉 / 41
- 八 流浪儿的感觉 / 49
- 九 那人那眼神那口气还有那雪啊! / 54
- 十 坏蛋就住在天使隔壁 / 62
- 十一 哪一种人? / 69
- 十二 说一件傻乎乎的事 / 78
- 十三 沮丧的男孩子要跳舞 / 87

- 
-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butterflies in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black. The butterflie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border, some appearing as simple outlines and others with more detailed patterns on their wings. The leaves are elongated and pointed, with some showing veins. The overall style is elegant and artistic.
- 十四 最坏的消息 / 94
- 十五 像黑黑的枪口一样对着自己 / 102
- 十六 道别 / 112
- 十七 他看见自己锈迹斑斑的腿 / 121
- 十八 约定七十二小时 / 133
- 十九 五年级十二班的特殊见面 / 140
- 二十 三臂树 / 150



NO. 1

怪人的黑伞

一个叫万礲礲的男孩子住在这座凉凉的城中，一个传说中的怪人也住在这座凉凉的城里。

这座冷冰冰的城市里，在冬天还来了一群鸽子。是野鸽子吗？行人伫足仰脸观望。怪人因为忙碌，没有发现天上的那群鸽子。那个男孩子也因为忙碌，没有看见头顶上焦急地咕咕叫个不停鸽群。

它们盘旋在城市的上空，飞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像是在寻找东西。它们在寻找人还是寻找房子？也许它们在寻找一棵没有叶子的树？一块被积雪覆盖的小小草坪？这群鸽子，过去只是城市上空的匆匆过客。它们在这里驻足之前，这座城市里先有了那个行为举止怪怪的人。

鸽子们是来寻亲的。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鸽子们是来找那个住在这座城里的怪人的。

怪人住在城市的边缘，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站在那里，可以看见繁华的城市，耳闻一件件令人吃惊的消息。平房区里的

街道小巷狭窄而弯曲，就像是人体内密布的血管和神经网络，让人看不见它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

有人说，怪人就是从某一条小巷口出现的，又消失在某一条小巷里。他怪在哪里？是他的年龄。你看不出他究竟多大年龄。有一条叫五家街的胡同，那里面住着的可不只是五户人家。直通那像鲸鱼嘴巴的小巷口的，是五家街的鲸鱼肚子，里面有足足的两百余户人家。只有五户人家时，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有一个犯了严重哮喘病的老头，在最后的日子里老觉得喘不上气，胸口憋得慌。他总是大骂五家街上的人，大骂从他身边经过的人的肺太好了，把空气中的氧吸掉了，而他的肺太弱，只能吸入空气中少量的氧气，让他的体质越来越差。所以，他要天天站在五家街的巷口处，大张着嘴巴喘气。他固执地认为，只要走出了五家街巷口，无论空气和精神，都感觉好多了。

老头就是在五家街的巷口认识怪人的。说认识怪人，不是说跟怪人打招呼，跟怪人聊天儿，老头只是认出怪人从他身边走过而已。他看见怪人经常从他身边走过。怪人是从不看他的，也不跟老头打招呼，说到底，怪人是不认识老头的。

夏天时，老头就发现怪人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老是打着一把黑伞，就算怪人害怕毒太阳，担心下大雨，可是，那把黑伞上面全是眼睛一样的洞眼儿。多年前，老头没拄拐杖站在五家街的巷口，看见怪人脚步如风一样从身边经过；当他拄着拐杖时，怪人还是打着黑伞像一阵风从他身边掠过。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老头要去五家街巷口不是为了呼吸，而是为了见一眼怪人。老头最后一次去五家街巷口，是被家人背去的。他已经不能站立了，家人特意为老头搬来一把椅子，让老头坐在巷口。

老头不停地问家人：“怪人出去了吗？”以往怪人都是在上午七点之前走出五家街巷口的。那个时刻，阳光像是家长一样，叫醒所有的孩子，不要睡懒觉。阳光均匀地撒满所有的小巷，所有向东的窗口。

陪同老头的家人弯下腰，俯身在老头的耳边说道：“还没有。”

老头担心地问道：“我们没来晚吧？”

家人说：“我们比平时还早半个钟头呢。”

老头放心了。那天，怪人准时从五家街巷口走出，依旧步履敏捷地经过老头的身边。那把满是洞眼的黑伞，遮住了怪人神秘的脸，让老头想看清怪人面容的最后愿望没能实现。老头几天不说一句话，靠输液维持着生命。他在卧床不起的最后时光里，睁开眼睛，用缺氧的微弱的声音问道：“告诉我，那个怪人……到底有多大岁数？……他住在哪里？……他每天要到哪里去？……”

家人不知道，他们回答不了老头的问题。就连生活在五家街最老的几位老人都回答不了。老头去世，最难过的是他的大儿子。他是一个孝子，他要弄清怪人的年龄，给父亲一个安慰。老头的大孝子还是在七点之前，守候在五家街的巷口，等着怪人的出现。

大孝子的名声在五家街是很响的。他刚刚站在巷口，拍打着身上的落雪，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大孝子，这么早就出来了？”

那天的雪很大，城市除了人工扫雪外，还动用了全部的扫雪机。那巨形的红色扫雪机看上去像上个世纪在战争中出现坦克，引人驻足观望。

那个男孩子追着巨大的扫雪机喊叫道：“你会把黑伞怪人吓跑的！别开了！你会把黑伞怪人吓跑的！谁也找不到他了！……”

巨大的扫雪机发出的同样巨大的轰鸣声把男孩子的喊叫声轻易地淹没了。

老头的大孝子也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在猜测去世的父亲如此关心怪人的年龄，是想知道怪人的长寿秘诀。现在，他除了要告慰爸爸的在天之灵，他自己也十分渴望知道怪人的年龄了。

七点整，老头的大孝子怔怔地站在五家街巷口。他看不见怪人，只能看见一把黑伞从五家街弯弯曲曲的巷子深处飘来。在白雪的映衬下，这把黑伞显得很醒目。当这个大孝子迎上去，想伸出两手客气地拦住怪人的去路时，原本直线行走的怪人和他手里的那把黑伞，像是流水遇到了横亘在河中的石头，无声地绕了一下，巧妙而轻易地躲过了他，消失在早上匆匆的人流里了。

大孝子追不上黑伞。当然，也追不上黑伞的主人。大孝子一直在回忆怪人经过身边的一刹那，他想看清黑伞下的脸，但是，怪人的脸就是被黑伞遮住了。

大孝子失望地回过头来，看见街边的花池水泥台上静静地坐



着一排人，那些人正用理解的目光盯着他。他们中有老人，也有中年人，竟然还有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子望着大孝子的眼神跟那些人不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男孩见大孝子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脸上，他立即从花池边的水泥台上站了起来，快步朝他走过来。

“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男孩子问。

大孝子摇摇头。

男孩的眼神像是把落日送走了，灰暗下去，留下的都是伤感：“你也没看见他的脸啊！”

大孝子抬头再看花池边上坐着的一排人，还在用揣测的眼光盯着他看。男孩跟大孝子说：“你看见坐着的那排人了吗？他们都是想看清怪人脸的。可是，他们谁都没看见怪人的脸。”

大孝子问道：“这些人里，就没有人知道怪人住在五家街里哪间房子吗？五家街的每家每户都有门牌号啊！”

“没人能知道。”男孩子摇着头说道，“反正我是追不上怪人。有退休的人没事，天天跟着，都跟丢了。我已经跟了很长时间了，因为跟踪怪人，我都旷课好些日子了。我担心自己快被学校开除了！”

“没人跟警察说起这件怪事吗？”大孝子想到了警察。

“警察？几乎所有人都跟警察说了这件事，你猜警察怎么说？”男孩子反问道。

“怎么说？”

“警察说，行了行了，谁再说这件没影的事，我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男孩在学警察说话的口气时，明显对警察的态度不满。

失落的大孝子在离开之前，无意中问了一句：“你这辈子最想干什么？”

“当警察！”男孩子很平静地说。

“刚才，你好像对警察不满啊！”

“我是对坏警察不满！”

“你为什么单单要当警察？”

“当上警察就可以找到那个怪人！”男孩子回答道，他的人生目的简单而又明了。

“为什么当警察才能找到怪人？”

“警察找不到怪人，普通人就更找不到怪人了。”男孩子的理论很过硬，在这个时候，谁也甭想说服他。

大孝子苦笑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望了一下天，像是跟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他长叹一声，走了。在大孝子还没走远时，男孩子对大孝子说：“我一定当一个好警察！”

大孝子又苦笑了一下。他的表情是不信任的。男孩子看出来，所以，他用朗诵课文的声调喊道：“真的！”

.....

奇怪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五家街上，又出现了别的黑伞，不管是晴天还是要下雨的阴天，也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黑伞在



渐渐增多。白伞蓝伞粉伞都是人们容易接受的伞，可人们单单选择了黑伞，抛弃了那些温和颜色的伞。

黑伞也会传染吗？

这些黑伞在五家街流动着，像水一样淌出五家街窄窄的巷口，流到了大街上。想找到手执黑伞的那个怪人，更是难上加难了。

那时，全球都在流行猪流感，一个星期有一万人住进医院，有三百人不治身亡。猪流感的传染性极强，一旦患上，无药可医。所有的抗菌素对猪流感毫无作用，反而导致细菌更加活跃。最紧张的是各个国家的卫生组织，心急火燎地启动应急措施，以抵御猪流感在全球肆无忌惮的蔓延。

因为猪流感，使五家街和这座城里的人暂时忘记了黑伞怪人。但是，那个白天夜里都在追逐黑伞怪人的男孩子没忘记。

NO.2

头上长包的故事

“万礲礲！这两天上哪里去了？上次是妈妈病了，上上次是奶奶病了，这次是谁病了？你前几次的病假条是你仿造你爸爸的笔迹写的吧？你聪明啊！你胆大啊！你敢说敢为啊！我现在怀疑一件事情，地球上的猪流感是你造出的吧！……”力大无穷的女老师贺美越说越气，伸出粗胳膊，像吊车一样揪住万礲礲的衣领子，把他吊出了教室。谁都看见贺美老师的胳膊下，两条腿乱蹬的万礲礲像电视上的卡通蚂蚱，想从巨型“吊车”下挣脱下来。在长长的走廊里，“吊车”把万礲礲扔在了地上。

贺美老师原来是教体育的，再原来是女子投掷专业的。她的铁饼和铅球都在这座城里拿过名次，尤其是铅球成绩，至今无人能破她的纪录。校长把她安排在这个全校最差的五年级十二班当班主任，是觉得她最合适不过了。她有一个强壮的腰和一对粗壮的胳膊。校长感叹道：“面对最差劲的孩子，老师的嘴巴有时候会显得很无能，力量反而能起到震慑作用！贺美老师，这个最让我头疼的班就交给你了！”



贺美老师当时对校长说：“对我来说，孩子和铅球是一样的！”

这句话成为了贺美老师治理五年级十二班的宣言。

“你在走廊里好好想想吧。想想你犯了几条错误，想好了，就喊‘报告’，想不好，就接着想，一直到你想明白为止！”

贺美老师回到教室里讲课时，耳朵一直像动物一样竖着，想听见万礲礲喊报告的声音。但是，快下课了，她还没听见万礲礲的声音。她沉不住气了，气咻咻拉开教室的门，却看见万礲礲坐在走廊的地上睡着了。

“万礲礲！”贺美老师大叫了一声。

万礲礲没醒。在贺美老师看来，万礲礲是在蔑视自己的喊声。

所有同学都看见睡梦中的万礲礲又被贺美老师高高地吊起来了。这一次，教室里的同学们谁都猜不出，也不可能猜得出，大“吊车”会把万礲礲扔到哪里了。

万礲礲的眼神里竟然没有恐惧，他像是不在乎，因为，他根本就没醒过来。只觉得自己在白天的梦里两只脚奇迹般离开了地面，耳边有风声刮过。他渴望离开地面越高越好，他可以看清楚五家街和城市的所有街道，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没有踪影的黑伞怪人找出来……而且，他真的看见了黑伞怪人，他大叫一声：“啊！”他就从空中直直地掉下来……

万礲礲终于醒了过来。白天的这一觉，睡得惊心动魄，他先看见的是贺美老师那张大脸。他用手摸到自己头上有一个鼓溜溜的大肉包。他想问自己头上为什么凭空长出一个肉包来，却看

见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看见有人诡秘地笑，万礫礫就觉得头上的包跟贺美老师有关了。一看见贺美老师和她的粗壮胳膊，他头上的包开始真实地疼起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坐在地上的，脸部的前面紧挨着自己课桌的腿。他恍惚记得自己是在走廊里睡着了，睁开眼时，就到了自己的课桌底下，头上没播种子没施肥，竟然长出了一个肉包。

“我头上的肉包哪里来的？”万礫礫用眼睛问贺美老师。

贺美老师搞懂了万礫礫的眼神，她不回答，而是给万礫礫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站起来，给你爸爸打一个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学校，我有话跟他说。去！马上给你爸打电话！”

万礫礫心里的关于头上大包的问题被贺老师的话砸瘪了，眼神也萎靡下去，不敢再盯着贺美老师的大脸了。

“不敢给你爸爸打电话？”贺美老师指着课桌底下的万礫礫，像是孩子们在打一种对抗性很强的游戏，她已经胜券在手，却不肯放过对方。

“打啊！”贺美老师不想放过万礫礫，又逼了他一句。

万礫礫把头垂下去，已经忘记自己头上的肉包了。他不敢给爸爸打电话，贺美老师心里也知道。这是万礫礫的软肋，贺美老师不用太费劲，万礫礫就宣告失败了。

万礫礫现在的爸爸是继父，姓孟，叫孟锦达。他原来最亲的爸爸去世了。妈妈让万礫礫改成孟礫礫，万礫礫说，要我改姓，我就不上学了！继父和妈妈就没让他改姓。万礫礫心里的疼，比头



上的包带来的疼难熬。在万礲礲的记忆中，继父打过他很多次，开始还数着打了几次，数不过来了，就不数了。他给继父起了一个外号，叫“恶痔”。

继父有痔疮，经常在卫生间里发出怪怪的声音，万礲礲一听见“恶痔”的这种声音，心里就快活得很。有时候，他在没关严实的卫生间的门缝中，还可以窥见“恶痔”扭曲狰狞的脸。

万礲礲记得继父第一次打他的原因，是他和妈妈第一次搬进继父的新房子时，没留神把自己捧着的零钱罐掉在地板上，地板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痕迹。继父听见声音，就像一只警犬一样趴在地上，观察地板上的那道伤痕，差一点就伸出舌头去舔了。继父跳起来抬手给了万礲礲一巴掌。把万礲礲打傻了。

万礲礲的妈妈对丈夫说：“把地板砸了一道印，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啊！”

“你知道地板多少钱一平方米吗？今后小心点！”继父一边训斥万礲礲，一边用手抚摸地板。在万礲礲看来，自己的脑袋跟继父的地板比不了。

第二次挨打，是万礲礲吃饭时没夹牢滑滑的鹌鹑蛋，它掉了地板上，又弹了起来，落在爸爸的袜子上，又滚到了地上。继父低头看了一眼袜子，隔着餐桌，给了万礲礲脑瓜子一巴掌：“我这是法国袜子，朋友带回来的真货！俄罗斯第一男高音维塔斯只穿这种牌子的法国袜子，穿其他任何一种牌子的袜子，维塔斯都会长脚气的！”